

JINDAI ZHONGGUO MINZU JINGSHEN YANJIU DUBEN

# 近代中国民族精神

郑师渠 史革新 主编

## 研究读本

2

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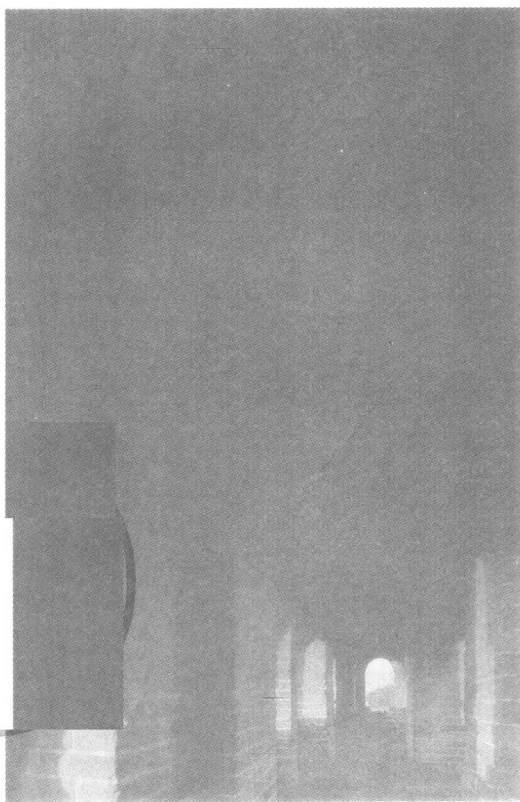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近代中国民族精神

JINDAI ZHONGGUO MINZU JINGSHEN YANJIU DUBEN

郑师渠 史革新 主编

## 研究读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研究读本/郑师渠,史革新主编.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ISBN 7-303-07920-3

I. 近… II. ①郑…②史… III. 民族精神-研究-中国-近代 IV. 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3778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http://www.bnup.com.cn>

出版人:赖德胜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70 mm × 230 mm 印张:21 字数:300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 001 ~ 2 000 册 定价:35.00 元

# 《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研究读本》前言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它说：“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是，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开始成为社会普遍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形成的一种共同的精神特质。它既集中反映了这个民族的禀赋、个性与气质，又成为了该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民族精神”此一概念的提出，始于十八世纪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空前高涨的德意志。国人最初揭出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则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即甲午战争前后。其时，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因救亡图存的刺激，以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戊戌维新运动为载体，以新传入的西方社会进化论和民族主义为中介，最终实现了向现代意义的民族观念的转换。“民族建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呼声日高，是其最为鲜明的时代表征。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的揭出，便成了合乎逻辑的必然。国人第一次使用“民族精神”一词，固然是在1904年，但其自觉讨论民族精神的问题，却是始于1899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魂安在乎》一文。此后，在近代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时人关于“国魂”、“国性”、“国民性”、“立国精神”、“中国文化精神”等等的讨论，归根结底，无非都是在执著地呼吁和苦苦地求索如何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以求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振兴中华。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为了实现全民抗战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此种呼吁和求索，更是达到了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显然是受左的思潮影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党的十六大报告高度强调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极其重要的精神支撑的作用，这既

是现实的需要，同时也是我们党对于民族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核心与基础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的必然结果。任何思想的发展都表现为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为更好地促进民族精神问题的探讨，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研究读本》。

我们选文的标准有二，一是重视学理的探讨。既是为今天探讨民族精神问题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自然在学理上富有启发意义的文章，才是本书所需要的。而论题过于宽泛的文章，尽管自有其价值，甚至在历史上是重要的文章，也不宜入选。二是兼容并包。近代著者，派别林立，政治诉求各异，选文兼容并包，以为他山之石。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入选文章的观点未必都是正确的。尤其是受历史与阶级的局限，一些文章将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与近代的中外民族关系混为一谈，明显带有大汉族主义的色彩。这些当视为历史的现象，分别对待，相信读者自己也会鉴别。

入选的文章，除有的篇幅过长，做了必要的删节外，都尽量保持原貌。个别明显的错字，予以改正。漏字补上后，用中括号〔〕标出。

本书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所承担的国家重大课题“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研究”的一个成果。唐海涛同志于资料的收集与校勘，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近代中国对民族精神的探索》一文，现一并附于书后。

编者

2005年7月6日

# 目 录

|    |                   |          |
|----|-------------------|----------|
| 1  | 中国魂安在乎            | 梁启超 /1   |
| 2  | 释新民之义             | 梁启超 /2   |
| 3  | 国魂篇               | 飞 生 /4   |
| 4  | 中国魂               | 佚 名 /24  |
| 5  | 国民新灵魂             | 壮 游 /27  |
| 6  | 论中国国民之品格          | 梁启超 /32  |
| 7  | 民族精神论             | 佚 名 /36  |
| 8  | 论中国之国民性           | 佚 名 /47  |
| 9  | 国性篇               | 梁启超 /51  |
| 10 | 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       | 严 复 /54  |
| 11 | 《大中华》发刊辞          | 梁启超 /57  |
| 12 |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 陈独秀 /67  |
| 13 | 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         | 光 升 /70  |
| 14 |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 李大钊 /78  |
| 15 | 民族精神              | 隐 青 /89  |
| 16 | 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        | 陈嘉异 /95  |
| 17 | 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         | 郭沫若 /112 |
| 18 | 怎样恢复民族地位          | 孙中山 /119 |
| 19 | 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         | 高良佐 /130 |
| 20 | 恢复中国固有民族精神与吸收外来文化 | 杨兴高 /142 |
| 21 | 论中国民族之精神          | 王鲁季 /149 |
| 22 | 中华民族性弱点之改造论       | 赖希如 /155 |

|    |                                 |              |
|----|---------------------------------|--------------|
| 23 | 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br>——二十二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 | 张君勱 /165     |
| 24 | 复兴民族与学生<br>——在大夏大学学生自治会演说词      | 蔡元培 /171     |
| 25 | 民族性之本质及其演变                      | 吴报锦 /175     |
| 26 | 中国民族性的考察                        | 立 为 /182     |
| 27 | 中国民族性之优点                        | 陈献荣 /189     |
| 28 | 综论民族精神                          | 吴鼎第 /192     |
| 29 | 中华民族之特质及复兴之途径<br>——河南学生集训总队讲演词  | 萧一山 /201     |
| 30 | 民族道德与民族精神之一                     | 吴锡泽 /212     |
| 31 | 民族道德与民族精神之二                     | 吴坤淦 /222     |
| 32 | 民族道德与民族精神之三                     | 周明道 /234     |
| 33 | 民族道德与民族精神之四                     | 刘 琦 /243     |
| 34 | 民族道德与民族精神之五                     | 臧渤鲸 /253     |
| 35 | 什么是民族性                          | 庄泽宣、陈学恂 /262 |
| 36 | 国人眼中的中国民族性                      | 庄泽宣、陈学恂 /269 |
| 37 | 中国民族特性论                         | 申悦庐 /292     |
|    | [附录] 近代中国对民族精神的探索               | 唐海涛 /303     |

# 中国魂安在乎<sup>\*</sup>

梁启超

日本人之恒言，有所谓日本魂者，有所谓武士道者。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

或曰：尚武之风，由激励而成也。朝廷以此为荣途，民间以此为习惯，于是武士道出焉。吾中国向来薄视军士，其兵卒不啻奴隶，则谓从军苦也固宜。自由主人曰：此固一义也，然犹有未尽者。尚武之风，由人民之爱国心与自爱心，两者和合而成也。人人皆有性命财产，国家之设兵以保人人之性命财产，故民之为兵者，不啻各自为其性命财产而战也。以此为战，战犹不勇者，未之闻也。不观两乡之械斗者乎？其子弟相率冲锋陷阵，其老弱相率馈饮食，虽欲禁之而不能焉。彼固各自为其剥肤之利害与切己之荣辱也。故吾观于械斗，而知吾中国所谓武士道之种子，在于是矣。

今中国之有兵也，所以钐制其民也。夺民之性命财产，私为己有，惧民之知之而覆之也，于是乎有兵。故政府之视民也如盗贼，民之视政府亦如盗贼；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也亦如草芥。似此者，虽日日激励之，奖荣之，以求成所谓武士道者，必不可得矣。尔来当道者知兵之不可以已也，相率而讲之练之，奖之劝之，荣禄、张之洞之徒，则其人也。吾见其每年糜数千万之饷，而兵之不可用如故也。何也？方且相视以盗贼、相待以草芥，虽欲振之，孰从而振之？夫是之谓无魂之兵。无魂之兵者，犹无兵也。

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

---

\* 原刊《清议报》，第33册，1899年12月23日。

# 释新民之义<sup>\*</sup>

梁启超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笃与变化气质之两途，斯即吾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之说也。一人如是，众民亦然。

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底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虽然，保之云者，非任其自生自长，而漫曰“我保之，我保之”云尔。譬诸木然，非岁岁有新芽之茁，则其枯可立待；譬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涌，则其涸不移时。夫新芽、新泉岂自外来者耶？旧也而不得不谓之新，唯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也。濯之拭之，发其光晶；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浚之，厚其本原；继长增高，日征月迈，国民之精神，于是乎保存，于是乎发达。世或以“守旧”二字为一极可厌之名词，其然岂其然哉？吾所患不在守旧，而患无真能守旧者。真能守旧者何？即吾所谓淬厉其固有而已。

仅淬厉固有而遂足乎？曰不然。今之世非昔之世，今之人非昔之人。昔者吾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非不能为国民也，势使然也。吾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耳目所接触，脑筋所濡染，圣哲所训示，祖宗所遗传，皆使之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夫国民之资格，虽未必有以远

---

\* 节选自《新民说》，原刊《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优于此数者，而以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苟缺此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故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今论者于政治、学术、技艺，皆莫不知取人长以补我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不取于此而取于彼，弃其本而摹其末，是何异见他树之蓊郁，而欲移其枝以接我槁干；见他井之汨涌，而欲汲其流以实我涸源也。故采补所本无以新我民之道，不可不深长思也。

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两大主义：一曰保守，二曰进取。人之运用此两主义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两者并起而相冲突，或两者并存而相调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冲突则必有调和，冲突者调和之先驱也。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盎格鲁撒逊人种是也。譬之踮步，以一足立，以一足行；譬之拾物，以一手握，以一手取。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 国魂篇<sup>\*</sup>

飞 生

## 第一节 绪 论

五官具，四肢备，圆其颅，方其趾，则谓之为入矣乎？而或者曰，是非人也，傀儡也。何以故？曰：无魂故，是以戮之、斩之勿知痛。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有法令，则谓之为国矣乎？而识者曰：是非国也，傀儡也。何以故？曰：无魂故，是以戮之、割之勿知醒。

诸君乎！诸君乎！以为是特玄理空谈，而无当于实际乎？吾姑就一二言之。今日深识之士，知中国之患不在一人而在全体也，于是汲汲言教育。固也，未有民德卑、民力弱、民智塞而国能自存者也。虽然夫同是言德育、智育、体育，而何以德有德之教育而不同于美，日有日之教育，而不同于法？嘻，我知之矣。盖必有一物焉，挟其无上之力，以盘踞于国民脑质中。教育家乃能炯眼而灼见之，因其特性而发挥之。故其结果也，德之国民，不能强之使同于法；英之国民，不能强之使同于日。夫至于国民不能相强，则吾知任天下至大至强之一国而终无术以亡之也。而教育之能事毕矣。然则其所以为此教育之宗旨者，果何物也？吾更就军事言之。夫军人者，轻生死、绝利欲、弃人之所乐，而就人之所危者也。自非有一种奇物以鼓之、舞之，启其固结不可解之一种精诚，欲言不能言之一种迷信，而欲其舍乐就苦，以出于此。其能乎？其不能乎？兹固非若中国昔日之所谓鼓之舞之者矣。夫红顶也，

---

\* 原文连载于《浙江潮》，第1期，1903年2月；第3期，1903年4月；第7期，1903年9月，未竟稿。

花翎也，则亦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矣，而又何必舍生以求之？此则“好人不当兵”之说之所由来也。然则其所以为此军人之精神者，又何物也？呜呼！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而勿言救国则已，苟言之，则未有不从根本处着想，而能又济者也。上所言者，特以浅焉者耳。吾今欲明我国魂之说，则先就其于国家上最大之关系言之，有二义：其一曰统一力，其一曰爱国心。

所谓关系于统一者，何也？曰：统一者，国之所恃以为国者也。夫集多数人民以成一国，此多数人者，人各有其心，心各其思想，其不能同也，必矣。而其能键之、结之而成一国，则必有一物焉，以牢笼亭毒之矣。虽然，畴昔之国恃一人之势力统一，今日之国，则恃多数人民共同之意志以统一。国家之种类有优劣，而一兴一亡，其机遂决，故今日而言救国，则不得不进国种而改良之。然吾默鉴天下之大势，以观各国内情，则欧洲已由分裂而日趋统一，而我中国则将由统一而渐趋于分裂。盖世界则民族之竞争日益烈，而中国则方入新旧之交。危乎！危乎！吾尝谓一大国而亡，则必在过渡时代，何则？新者未来，旧者未去。一发之系，实国家死生存亡之大关键也。一发者何？即吾国魂之说也。呜呼！十年以后，吾不患中国文明之不长进，而特恐人之恃之以成国者，而中国乃恃之以亡国也。抑自近顷以来，新学之士常以合群公德之义，提倡奔走，而卒无效，且有内溃者，何哉？盖所谓讲新学者，其各人之历史不同，家庭不同，其所处之地之习惯、风俗不同，且既吐弃其旧矣，而所谓新者又人各一说、家各一理。其所受之于外者，则一视其历史、家庭、习惯、风俗，以为衡，而骤曰：群之，群之！其能乎？其不能乎？故就不能合群之种种方面观之，则无公德也，无法律也，忌克也，皆是也。而就其归结之总纲言之，则无统一之原质已耳。然则果其无欤？中国果遂不可救欤？嘻！其不然哉！其不然哉！是皆藏之于人人脑中而特未之思耳。虽然，使非博观古今以求其通，而明目张胆提出一目的以为众目之趋，则是扰扰纷纷者徒可怜耳。而其物之藏于脑者，终不可发现，而吾中国终不可救也。此则我《国魂篇》之所由也。

所谓关系于爱国心者何也？曰：吾闻欧人之言，有所谓国民宗教者焉。其意若谓国民爱国心之诚，有如迷信宗教者也。虽然，吾寻其所自发而解剖

之，有智识的爱国心，有习惯的爱国心，有感情的爱国心，三者缺一，则其物不能成，即成矣，而不真。智识的，自学理、经验而得者也；习惯的，自风俗制度而得者也；感情的，则自种种方面上，若历史、若地理、若外界之情事与内界之冲突，及夫热情之所鼓动，言语之所刺激而生者也。虽然，智识也，习惯也，感情也，其厚薄深浅，则一视其国家与人民之关系奚？若以为衡。吾就其关系之总纲言之，则国魂之说也。呜呼！吾中国人以无爱国心闻天下。夫未有国民不自爱其国而国乃能存者也，夫未有国民脑质中无一点国魂在而爱国心能发达者也。呜呼！璀璨哉！庄严哉！吾若闻爱国心者之言，其言曰：吾不自知其何从！吾不知其何从！唯吾祖国能使我歌，能使我悲。吾不知彼何以具此一种魔力，能移我若是之甚也。吾游矣，吾思吾国，吾足不知其何为而自止；吾望矣，吾思吾国，吾自不知其何为而无所见。呜呼！其梦耶？其谵耶？其颠耶？其迷信耶？使非其脑质中有一点国魂，在以煽之鼓动之，而何以至此？而何以至此？然则言救国者，其知所从事矣。夫知其病而药之，唯知其身之可爱乃始慑于病，而汲汲求治。今日之中国使自知其病犹易，使自知其身之可爱则更难。且夫世界万物之有改革进步耶，必稍受苦痛而始有济，而况一国？故自非有固结不可解之深情，则彼又何能忍目前之苦痛，而愿享将来无穷之福哉？言救国者，其亦知所从事矣。

由是二义，而吾国魂之说，可以知矣。若曰有一物焉，可以统一吾民之群力、发达吾民之爱国心者，吾即识之为国魂。何以故？则以所谓国魂者，必当具此能力故。

虽然，吾尚欲进一言焉，则风俗是也。国魂之于风俗，犹灵魂之于脑筋也，其间有密切之关系在。故脑有病者，则其魂若失；而风俗腐败，则国魂亦如之。夫人心、风俗与政治、宗教之关系，自今识微之士则亦有能言之者矣。虽然，风俗者，有原之自天然者，有原之自人为者。野蛮之世，则纯乎其天然也；人治稍进，则有因天然而利用之，以渐入于人为者。今之世界，人治虽未达极轨，而较国家强弱之差数，则观其风俗之为天然、为人为，其间可以立比例矣。是故，土地也、人民也、政治也，则国之形骸也；风俗者，其脑也；国魂者，则藏之于风俗之中者也。不知俗，变政而不变俗；政不行，

不知魂；知其变，不知其何以变，变不行而言国魂者，若并风俗而忘之，则又知其变而不知变之方法者也，其于理论为无当。

## 第二节 国魂之定义

一民族而能立国于世界，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于特性，养之以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上。扶其无上之魔力，内之足以统一群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其力之膨胀也，乃能转旋世界而鼓铸之，而不然者，则族必亡。兹物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魂”。

国魂之发生也，复有二种。有自民族优性而自然发生者，有自千古志士流泪流血以鼓而成者。虽然，则亦相须也矣。虽民族有优性，亦必有一二人出以代表其余，不然，勿显也；而一代志士苟欲以无量热血铸造国魂者，亦必洞察本族之特性，因其势而利导之，不然，勿济也。同胞乎！同胞乎！尔知彼欧美之民族，挟其区区之地而能磅礴世界者，果何由乎？日人有松村介石者，常作《欧族四大灵魂论》，而谓其国之致兴之由盖在于是。吾今略译其意，而参酌其言以为我国民告焉。

其一曰冒险魂。冒险殆彼族所有之特性也。虽以中世之暗黑时代，而此精神终不磨灭。凌重涛，冒万死亦继横于海上者，踵相接。呜呼！此特其于商界一斑耳，更进之则彼于种种事业，直无不挟其破釜沉舟、一蹶不视之气概以临之。仆者仆、继者继，乃至抛无量数之头颅血肉而不悔。以目前之苦痛，购未来之希望，以一身之苦痛，易众生之幸福，而卒以开辟今日之世界。嘻！我侪虽欲不拜倒而不可得矣。后之生者，食其赐、沐其福，想望其丰采，崇拜而歌舞之，而不知当时之失败又失败、挫折又挫折，其困苦有众人莫喻之情形，其精神有双手擎天之气概。呜呼！于宗教界、于学术界、于商界、于政治界，立于今日而一推其致此之由何？一非冒险之精神予其赐也？吾是以知彼族之所由兴，诚非无因哉！

其二曰宗教魂。姑勿论彼族之宗教何如，而要之其影响之及国民品性者，

有数端。挟其迷信之力，人人心中无不有第二之世界在。故其于一身之苦乐，不屑屑注意。其结果也，能大解脱，能大勇猛，能牺牲一身以为众生，能忍苦耐劳以排百难。呜呼！自古英雄烈士，能造惊天地泣鬼神之事业者，盖无不由三分迷信力而来者也。此其关系于精神者也。上帝临汝母贰尔心，中国之所恃以律上哲者也。而彼虽下愚之士，能摄之以迷信力，则其精神亦有所统摄而不至于放逸，有所畏惧而不至于无事不为，此关系于道德者也。若夫冒万险以行其说，虽穷谷深山，亦必一往而经十年数十年而不归，而历一死再死而不悔，其气魄之强毅，何如也？虽异国、异种、异地，而一言同信，则无不信之亲之，视若一体。其统一之精神，又何如？夫科学进而宗教衰，然今日宗教一事，尚挟一统摄人心之大力者，盖匪仅以世界之文明未及极点，而其教之有功于彼族，诚不可诬者在也。

其三曰武士魂。武士魂者，导源于希腊，而盛行于今日，德意志其宗子也。盖军人者，非战争为用之。以言统一纪律之精神，则立国之本也；以言其强毅坚壮之气魄，则资生之原也；以言竞争共同之敌忾，则爱国心之所由发达也。故曰：处帝国主义之世界，其国家必以军人之精神组织之。进则齐进，退则齐退。盖非是不足以立于大地也。夫美，世之所谓最好和平之国民也，然一有战争，则义勇兵云集而风动，虽然以十五六之童子，亦无不乐趋而争先。呜呼！其挟天下莫强之势，盖有由哉！即近东之日本，亦举其所谓大和魂者而沾沾自喜。大和魂者何？日人之所谓“武士道”是也。故曰人以尚武立国者也，以有此魂故，而克奏唯新之功，而雄视三岛。

其四曰平民魂。美之独立，法之革命，英之改革，十九世纪演种种活剧，皆是魂之产出物也。虽然，盖有由也。自近古以来，欧洲大行干涉政策，人民与政府之关系日益接近。故一令之下，一事之行，无不耸目疾视，视为切己之物。而彼族之政治能力又甚强，故国家学说日益昌明。而干涉政策适流于极弊，于是汲汲起而争政治上之自由。政治上之自由者何？则人民参政权问题是也。因此而民族建国问题生焉，而阶级破坏问题生焉，而贫富问题亦生焉。虽然，其种种之事实理论吾姑勿论，一言以蔽之，则曰：社会无自由不能存，自由无道德不能存，道德无职分不能存。（此理其精密，条明而析之

尚俟异日)是平民社会之骨髓也，谓之曰“平民魂”。

作者述既竟，乃喟然曰：呜呼！英雄负民族耶？民族负英雄耶？夫英雄亦何负于民族？吾毋艳羡人，吾且自思。夫我祖国固于世界上有最久之历史者也。彼之所谓特性，吾岂无之？而胡为至于此？至于此？夫英雄亦何负于民族？吾中国无宗教习惯，则除第二义外，其第一、第三、第四义，则吾固有之矣。今试思张骞之通西域、玄奘之入印度，其与哥伦布、麦基仑其精神又何以异也？其功业又何以异也？而修我干戈与子同仇，陈于古者且勿道，而寸心未尽，前路斜阳，剧饮而醉，相与大哭，其精神吾尚于梦魂中仿佛见之。而以民为天之代表，以君为天所统属，邱民之意亦犹有三致意者。呜呼！夫英雄亦何负于民族？其在彼立一义制一行，则崇拜之、鼓舞之、发挥而光大之；其在此则摧陷焉、廓清焉。以彼成功者，犹若此，则其失败挫折往而不复，徒郁郁长埋于蔓草荒林中者，又何可胜道？呜呼！事之有幸有不幸，殆亦遇耶？吾于是重为我祖国歌，吾于是重为我祖国泣。夫使中国而竟至于此者，固谁之咎欤？固谁之咎欤？

虽然，上数者为彼族之特性则可，若夫建国之原质，则近顷以来，犹有新发明之一物在。拿破仑与之战而死，梅特涅与之战而死，举世界之君主，日日劳心尽力以拒之，而卒不胜，其物奈何？民族建国问题是也。民族建国问题者何？曰：凡同种之人，务独立自主，联合统一，以组织一完全之国家是也。其在德意志，其在伊太利，则所谓祖国主义是也。若曰：日耳曼，吾祖国也，吾誓守之；罗马，吾祖国也，吾誓守之。其在俄罗斯，则所谓斯拉扶司统一主义；其在美，所谓美人之美洲；其在日，所谓大和民族万世一系。凡兹诸说，其始不过一二人言之，一二人信之，而其究竟也，乃为其爱国心之源泉，自尊心之种子，统一之原动力。虽刀刃迫于身，弹丸迫于目，而彼脑质中终有一“誓死以守祖国”之灵魂在。呜呼！彼盖以为是国也者，我祖长于是，我父长于是，非人之所有而我之所有也。虽欲不爱，又何可得也？彼又以为，我之国于以前之历史上有无限之光荣，于以后之历史上有无穷之希望者也，虽欲不自尊，又何可得也？彼又以为，凡我国之人，皆我祖所自出，皆吾同胞之兄弟也，虽欲不相结、不相统一，又何可得也？呜呼！十九

世纪中，擲其无量头颅、血肉，有万死不顾，屡争不已者矣。呜呼！吾知其由，吾知其由。

### 第三节 论铸国魂之法

吾今言陶铸国魂之法，所当预备者有三事：其一曰察世界之大势，其二曰察世界今日之关系于中国者奚若，其三曰察中国今日内部之大势。夫一国国政之进运也，恒不外两大主义之冲突调和而后成。所谓两大主义者何？曰：世界主义、国粹主义而已。为世界主义之言曰：事无善否，唯求其适。一国而欲自存，则必详察世界大势之所趋而变易其旧俗。吾中国自古孤立于大地，在昔之所述，固未尝不可以偷一息之安。及一旦比较而竞争起，而犹固守其旧以自足，则无惑乎其日蹙于天壤间也。故今日而欲建国本，而不洞察世界大势之变迁，所谓坐井观天而不自知其愚者也。此一说也。为国粹主义之说曰：中国者，有历史的人种也。凡一民族立于世界，其遗传之历史甚久者，则必有固有之特性。种之于数千年以前，根深蒂固，决非可以一旦拔出之者也。其进也，有次序、有阶级，是故贵因势而利导之。若一跃而飞，则未有不蹶而仆者也。夫等是言共和政体也，而何以法民之自治乃不同于美等？是言自由也，而何以法民乃激烈而得之，英人乃平和而得之？不识病症而误投药未有不亡者也，慎哉！慎哉！普天下爱国诸男子，欲发一言、立一策，苟不深察中国内部之大势，则吾知其说之必不能行也。其甚者，则且至于酿大祸。此又一说也。由前之说，则吾前二义之所由立也；由后之说，则吾后一义之所由立也。

然则请言世界今日之大势。今日之世界，则孰不知曰帝国主义哉？帝国主义哉！虽然，亦知其发达之由乎！帝国主义者，民族主义为其父而经济膨胀之风潮则其母也。十九世纪之中叶，全欧之人既劳心尽力，日日以建造民族的国家为事。及夫国家已成，宪法已立，则昔日愿望遂优哉，游哉。以生息于好天地之下，于是休养生息，而生齿益以增。读近时之人口增加表，可